

日前，第二十五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落下帷幕。激烈比拼之后，越南选手黎文大、多哥选手王佳忆、德国选手黎维、美国选手马恩利、澳大利亚选手马凯分获五大洲冠军。最终，通过五轮角逐，黎维获全球总冠军。此前，本版聚焦黎维的中文之路；今天，让我们走近另外四位洲冠军，聆听他们各自与中文相遇相知精彩故事。

——编者

望向中国 连接世界

中华文化滋养着我的心田

黎文大

站在第二十五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的舞台上，当主持人宣布我成功晋级的那一刻，眼前忽然浮现出一副熟悉的面孔——那是刚刚步入大学的自己，对“汉语桥”比赛心向往之。当我读大一时，见证了学长代表越南学生参加“汉语桥”比赛，我既羡慕又觉得遥不可及。次年，在老师和同学的鼓励下，我报名参加了学校的选拔赛，可惜最终未能触及那个梦想。经过3年多的努力，我读大四时收到学校通知，成为“汉语桥”比赛越南赛区参赛者。最终，经过层层选拔，我获得了到中国参赛的资格。

一路过关斩将，但我并非独行。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们在舞台上展现风采，在舞台上却是非常好的朋友。比赛进行到最后三个阶段时，我与30强选手彩排完同车回酒店，一路上载歌载舞，大家的欢声笑语让我瞬间忘掉所有压力，享受着友谊带来的欢乐。从此，我不再把比赛结果当成肩上的重负，心态变得从容。

回首过往，正是我对中文的热爱让我有了如今在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舞台上的绽放。

我与中文的奇妙缘分，始于小时候对中国古装电视剧的喜爱。那些年，我并没有刻意学习中文，只是模仿剧中人物的一两句台词，结结巴巴地跟着念。2021年夏天，我路过一家小书店，看到书架上摆着一本《零基础学习者自学中文手册》。好奇心重的我立马打开看，当时觉得中文既时尚又文雅，便买回家仔细阅读。那年暑假，是我与中文的第一次正式相处。一个“我”字，我写了不下100遍；一句“我是越南人”，我天天挂在嘴边。一个人学习实在有点吃力，但我从不灰心。我当时的念头很简单——把那本书读完，能流利地说：“我叫黎文大，我家有五口人，明天见。”

后来我发现，古装剧里的人物讲的中文跟我自学的中文有些不同，还有很多我难以理解的词语。于是，我下定决心要一探究竟，直到不看字幕也能听明白为止。久而久之，我不仅学会了中文的正确发音，也吸收了古代汉语的表达法，学习之路越走越宽。在我学中文的路上，中国古诗词是重要的陪伴者。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”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”……一首首唐诗宋词所承载的中华文化，滋养着我的心田，让我攀登理想高峰的路始终充满诗意。当我每次感到茫然时，李白的《行路难》便涌上脑海，让我有力量继续奋勇向前。

爱上中文以后，尤其是从读大学到现在，我常到中国参加活动。2023年的河南郑州行，是我第一次感受中国的“扫码”生活——一部手机竟然可以解锁共享单车，也可以下单点餐，又能解决支付问题，我觉得无比神奇。2025年的北京之旅，便利的交通则让我可以走得更快更远。一次次中国之行，我看到的是一个蓬勃发展的中国。

虽然之前听过一种说法——中文是一门不易学的语言，但于我而言，却是越学越上头。5年来，中文一直是我真诚的伙伴，从最初跟着电视剧模仿一句台词，到后来读中国古诗词、参加比赛、走进中国；从一个人捧着课本苦苦摸索，到今天能够站在舞台上用中文讲述自己的故事——中文已悄然融入了我的青春。

未来，我希望自己不只是“学好中文”，更要“用好中文”。继续深耕中文教学，把中文学得更深、更精；继续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古诗词，让语言成为理解中华文化的一把钥匙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希望把自己从中文中收获的感动传递给更多人。

作为一名越南青年和中文学习者，我希望自己能成为越中文化交流的一座小小桥梁，让更多越南年轻人通过中文了解中国，也让更多中国朋友看见真实、多彩的越南。如果说5年前，我学习中文是为了听懂一句台词，那么今天，我学习中文，是希望让更多人与更多文化可以相互理解。这也是我未来最想走的路。

（作者为第二十五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亚洲冠军、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2026届毕业生）



黎文大在“汉语桥”比赛中。（本版配图均由“汉语桥”提供）



王佳忆在“汉语桥”比赛中。

我第一次遇见汉字，是在6岁。那时候，我们一家人每个周末都会聚在一起看电影。有一次，家里放了一部中国动作电影。屏幕上同时出现了中文字幕和法文字幕——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汉字。那些方方正正的笔画，对我而言既陌生又神秘，虽然一个字也看不懂，却在我心里留下了一种说不出的好奇。

我真正开始学习中文，是在2024年——进入多哥洛美大学孔子学院，成为中文专业的一名学生。第一次坐在教室里，全班20多个同学一起跟着老师学习汉语拼音声母、韵母和声调。那天，我觉得中文的声调特别有意思，也特别难——4个声调的变化，对我来说就像在学一种全新的音乐。

学习中文的过程，并不容易。对我而言，最大的挑战是发音。为了学好中文发音，我想了很多办法——反复听中文发音视频，跟着录音模仿；大声朗读课文，把自己的声音录下来，再回听哪里不够好；有时候也会把录音发给老师，请他帮我指出问题。我觉得学习语言没有什么捷径，就是不断听、不断说、不断练。慢慢地，我感觉到自己的发音在变好。

比发音更难克服的，是战胜自己。我以前不是一个敢在很多人面前说话的人。第一次在班上用中文做自我介绍时，我非常紧张，甚至有些说不出话。但我心里清楚，如果一直害怕，就永远不会进步。所以我开始主动参加各种活动和比赛——只要有机会说

感受跨越文化的温暖

马恩利

对我来说，2019年是特别值得记住的一年。那一年，我在俄亥俄州读高中，班上来了几位中国同学。他们带着与我截然不同的成长背景，出现在我熟悉的校园里——光是这件事本身，就让我感到一种奇妙的吸引。我第一次意识到，美国和中国这两个相隔万里的国度，原来可以产生如此真切而具体的联系。也正是从那时起，我踏上了学习中文的路。而让我一直走下去的，是那份对跨文化联结所能带来的美好可能性的好奇与信念。

我学习中文最主要的原因，是想换一个视角去理解这个世界。从历史到政治，从文学到哲学，中华文化像一座取之不尽的矿藏，不断给予我启迪，也让我深切感受到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完全可以因交流而相知，因理解而同行。

最近，我的中文水平达到了能够欣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程度，并爱上了中国科幻小说。我最喜欢的短篇小说之一是陈凯帆的《动物观察者》，那篇作品仅用几页篇幅，就以未来主义的视角探讨了我们与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。我也喜欢电影《宇宙探索编辑部》，它看似荒诞，却问出了一个我常常思考的问题：人类过去是什么样子的，未来又会成为什么？我们如何才

能与他人、与自然更和谐地共处？

我发现，中国作家和导演在面对这些问题时，常常用与我的习惯视角不同的方式去回答——这种“不同”，正是我持续学习中文的动力之一。

当然，学习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。中文的声调、汉字的结构、语感的拿捏，每一关都需要时间。但对我来说，最大的困难不是语法或发音，而是开口说话的信心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总觉得自己的中文不够好，不好意思主动和中国朋友聊天。后来，我给自己创造了一个“沉浸式”的环境——去认识说中文的朋友，逼着自己用中文和他们交流。这样的坚持，让我的中文有了实实在在的提升。

不过，语言学习的“坎儿”并不只在对话中。有时候，即便你认识每一个汉字，把它们连在一起，却依然读不懂背后的意思。比如，那些看似熟悉的字词组合，可能指向一种我从未接触过的食材。这些小困惑让我渐渐明白：语言远不只是词语的简单叠加，它的背后藏着生活肌理。而这些“肌理”，光靠课本和课堂是摸不透的，得真正走到那个语境里去。

于是，我先后几次来到中国，见到了辽阔多样的风景。但最让我感动的，仍然是人的善意。无论是在城市



马凯在“汉语桥”比赛中。

我来自澳大利亚，说到我和中文的故事，得先从我的中文名“马凯”说起。在我3岁那年，妈妈的一位书法家朋友为我写了一幅字，也替我起了这个中文名，那是我第一次与汉字相遇。我4岁时，开始上周日的中文补习班。家里没有车，每个周日妈妈带着我骑车去，通常单程需要40分钟，上课2小时，再骑回来。起初我哭着不肯去，是妈妈一次次说“我陪你一起”，才让我从抗拒慢慢变成累并快乐着。可惜半年后补习班搬走，中文学习就此中断。

但那半年埋下的种子一直在生长。16岁那年，我迷上了中国武侠小说。但当时我还参加赛艇训练，每一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的，唯一可以利用的时间是乘火车往返家里和训练场的路上。在那段时间，我读英文版的中国武侠小说和中国四大名著。在正式学中文之前，我已读完四大名著中的3

部，还读了《论语》《荀子》《孙子兵法》的英译本。书里的世界将我引入其中，可我始终不甘心读翻译过来的版本。

抱着这样的想法，20岁那年，我走进了墨尔本的孔子学院，从汉语拼音开始学起。这一学，就没再停下。

去年12月，我到复旦大学学了2个月的中文，这对我的中文学习来说，是一个重要节点。我至今记得上第一节古文课的情景。当时，老师让我们背《离骚》，我差点被吓跑——但正是那种“够不着”的难度，让我知道中文的“深水区”有多深，也更想往里游。

对我来说，学中文最大的挑战是有的汉字认得，却不会写。但也正因如此，我爱上了书法——一笔一画慢慢写，和那些难写的字成了“朋友”。

这次“汉语桥”比赛在福建平潭，我在当地老师指导下写了一幅书法作品“一花独放不是春”。写下来

中文，都会去尝试。

第一次站在舞台上面对很多人说中文时，我依然紧张，有些地方忘记了，有些地方说得不够好，但我告诉自己，一定要说下去。当我把最后一个字说完时，突然发现——原来我真的可以做到。

我喜欢看中国电视剧和电影，比如《去有风的地方》，那些故事让我对中国的想象一天天变得具体。直到参加“汉语桥”比赛，想象中的中国终于变成了现实。

今年8月，我到中国参加“汉语桥”比赛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到中国。飞机降落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，我走出机舱，第一个感觉就是：中国真的太大了，但更多的是兴奋和期待——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在课本里、在电影里、在梦里出现过无数次的地方。

以前我对中国的了解，大多来自老师的讲述、课文的描述，还有中国电影。而这一次，我终于能够亲眼看到中国，亲身感受中国。我去了长城，一步一步走上那些古老的台阶，脑海里反复浮现的就是那句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。站在长城上往下望的时候，我觉得以前学到的所有知识，在那一刻都变成了真实的、可以触摸的体验。

参加“汉语桥”比赛，是我学习中文以来最重要的一段经历。备赛的过程很辛苦，一个发音、一个句子，我会反复练习很多遍。当我得知自己

获得非洲冠军的那一刻，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的中文老师张老师——因为在准备比赛的过程中，他给了我太多帮助，这份荣誉，我想第一时间和他分享。

在“汉语桥”赛场，我也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。大家来自不同地方，却因为中文聚在了一起，用同一种语言聊天、分享各自的故事。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，中文真的不只是一门语言，它是一座桥——连接着不同国家、不同文化、不同背景的人。

关于未来，我有一个梦想——到中国留学，学成之后回到多哥，做一名本土中文老师或者翻译工作者。我希望有一天，能够像我的老师一样，站在讲台上，把我的学生带进中文世界；我也希望更多像我一样来自非洲的年轻人，能够因为中文，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。

这次“汉语桥”比赛之旅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方向。因为我越来越相信，学习中文的意义，从来不只是掌握一门语言，而是通过它，去连接更多的人，去看见更广阔的世界。

中文越学，越能发现它的美；越学，也越知道自己还有多少知识要学。而我会一直学下去——因为我和中文的故事，才刚刚开始。

（作者系第二十五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非洲冠军，目前就读于多哥洛美大学）



马恩利在“汉语桥”比赛中。

的校园里与大学生聊天，还是在茶文化馆里跟一位来自福建的叔叔喝茶，我都能感受到那种跨越文化背景的温暖。

福建叔叔是我在北京做交换生时认识的，他不仅泡茶给我喝，也教我闽南话。我慢慢地养成了早上喝福鼎白茶的习惯，虽然这个习惯来自异乡，却成了我日常生活里自然的一部分。

如果说语言是一扇窗，那中文带给我的，不仅仅是望向中国的视线，更是一个连接全世界的平台。通过“汉语桥”，我有机会认识了150多名朋友。我们都说中文，却带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。在交流中，我越来越相信，虽然大家来自世界各地，却拥有相似的期待——我们期待被理解，期待沟通，期待和平共处。

我的职业规划也围绕着一个信念。

游向中文“深水区”

马凯

的那一刻，我忽然对其有了更深的理解——一朵花开不算春天，百花齐放才是。这，也正是“汉语桥”比赛带给我的感受。

参加“汉语桥”比赛，真正让我难忘的，并非名次，而是一路遇到的人。来自五湖四海的选手，因为同一门语言聚在一起，从陌生到朋友，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什么叫“天下一家”。

随着我走近中文，我也一步步走近了中国，走近了这里的人。

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到中国的情景。当时，我到辽宁大连看望我7岁时就认识的好兄弟。那次东北之行，我亲眼看到中国的发展：高楼林立、高铁飞驰，一派蓬勃景象。

如果说东北之行让我震撼于中国的发展，那么真正让我触摸到这片土地“温度”的，是一次在福建太姥山的迷路经历。那是正午时分，我已走了一上午山路，又饿又渴，正不知所措时，遇见了一位在山上住了数十年的老人。他把午饭分给我——虽然是简单的白饭青菜，却是我吃过最幸福的一顿饭。素不相识的善意，跨越国界与语言落进心里，至今念念不忘。

中文于我不只是一门语言，更像一扇门——推开它，我看见了新世界，也看清了自己。我人生第一次网购，

买的是《中英围棋术语辞典》。后来，我又陆续买了《世说新语》《古文观止》……每次拆开快递，看着那些簇新的书页，我都觉得前路很长，而这恰恰最让我兴奋。

回头看看，我读过的和没读完的中文书，同样让人感慨：《周易大全》《山海经》《黄帝内经》还在书架上等着我，《红楼梦》也还没读完。我买的中文书越多，越觉得中文的天地广阔无边，可也正是这种“永远读不完”的感觉，让我深深着迷。

距毕业还有一年半，我正申请明年春季到复旦大学交换学习。更长远看，我盼望有一天能真正在中国扎下根来，甚至连养老的去处，我都已盘算过：但还在福州与昆明之间犹豫不决——一个是“有福之州”，一个四季如春，真难选。但无论选哪座城，我的心早已认定了这片土地。

回望我走过的路，3岁那年的一幅字，20岁重新拾起的汉语拼音，再到“汉语桥”舞台上的相遇——每一步都像石子投入湖心，漾开的涟漪至今未散。前方还有很长的路，而中文于我，始终是那扇门。我推开它，走进来，发现门后是一个无穷大的世界——而我，才刚刚迈出第一步。

（作者系第二十五届“汉语桥”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大洋洲冠军，目前就读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）